

发生在汪伪报社的反汪事件(下) ◆ 朱少伟

柳一如几天前从苏北秘密来到上海搞军需品,顺便看望了他,询问报社情况,并说:“汪记国民政府正准备庆祝‘还都’三周年,看来汉奸政权想喧闹一番,如可能的话,就设法在《中华日报》上捅一下。”他说自己也正有此打算,但具体办法要与工友们商量。柳一如表示赞同,并让他事成后转移到根据地去。

《中华日报》社的工人工作繁重,老师傅生活不得温饱,学徒工每月只有些零用钱。报社三楼舞厅里广东音乐吹吹打打,汉奸们翩翩起舞;底层排字房工人通宵达旦干活,连夜点心都没有。工人们早就窝了一肚皮气,当邹闻朝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几个知心工友时,大家十分赞成,并作了商量。鉴于报纸正文审查极严,邹闻朝决定在广告上动脑筋。工友们建议在大生赌台包的广告栏做手脚,因为这个老板阿黑哥是个大流氓,坑害过不少人,如大生赌台的广告出现问题,这家伙也会吃苦头。

傍晚,邹闻朝故意找茬让大生赌台派人到排字房来校字,然后在工友们的掩护下,他悄悄将大生赌台广告中间“重金聘请越剧皇后”的句子抽掉,换上“打倒汪精卫卖国贼”8个铅字。由于是重登广告,见报时不再校对、审查,便顺利地压了纸型,当晚这一副纸型上机开印。这样,次日就出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天色渐渐黑了,渔船驶到了龙潭江面,北岸沙窝子就是淮南根据地边缘。邹闻朝从回忆中转过神来,他同船老大握了握手,就跳下舢板,奋力往北岸划去……

“草包局长”找垫底

汪精卫得到“大生赌台广告案要犯潜逃”的报告时,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。

正在这时,汪伪政府的“最高军事顾问”、日本特务影佐祯昭走进办公室。他虎着脸说:“汪主席阁下,日本政府对大生赌台广告案很关切。几个月前,你赴日谒见天皇陛下,荣获大勋位、菊花大授章,但时隔不久竟出现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,这对大东亚战争极不利。首

相奏明天皇,陛下要我转告阁下:务必从速抓获要犯,肃清影响!”

“我马上让林柏生跟我到上海去。”汪精卫恭顺地说:“请转告天皇陛下,我政府会迅速处理好此事!”

当日中午,汪精卫和林柏生乘飞机抵沪。听林柏生说,他已让卢英查处这件事,于是汪精卫就命令将汽车直驶伪上海警察局。

“哦,汪主席,不,委座,卑职未能迎接,该死该死!”卢英看到汪精卫到来,连忙点头哈腰。

汪对别人称他“主席”满不在乎,若叫他“委座”就喜形于色(他有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)。见到卢英本想发一通火,但听他叫“委座”时脸上肌肉不由放松了些:“什么时候,还来这套,快谈谈你通缉的结果吧!”

卢英苦着脸说:“通缉令已下达30多个小时,还没有什么结果。”

汪精卫鼻子里哼了一声,说:“你呀,难怪李士群说你是‘草包局长’。”

林柏生眼珠一转说:“卢局长,你真是死脑筋,那邹闻朝只是个老粗工人,他的所作所为必有人指使。你把报社排字、印刷工全部弄到警察局来,再仔细审问一下,一定能找到主谋的蛛丝马迹。”

卢英一拍脑门:“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!”

汪精卫和林柏生吩咐完毕,就到伪上海市政府找陈公博去了。

卢英马上派警车将报社排字房的工人全抓了来。经过一个个单独审问,工人们都一致说事发的前一天傍晚,大生赌台有人来过排字房,与邹闻朝嘀咕了好一阵。卢英心想:这肯定是大生赌台老板阿黑哥受了苏北方面的好处,派人指使邹闻朝的,既然案犯跑了,抓到主谋也可以交差。

赌台老板进班房

李士群听到大生赌台老板阿黑哥被警察局逮捕的消息,着实吃了一惊,一则他根本不相信阿黑哥会干这种事,再则他与这个流氓

头子交情不错。

以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务们,原来都是“穷措大”,当上汉奸后才在上海滩发达起来。当时,日本侵略者竭力推行毒化和麻醉中国人民的策略,致使沪西一带赌台林立。赌台老板都在沪西极司菲尔路(今万航渡路)76号汪伪特工总部登记,以取得保护。汪伪特工总部规定所有赌台必须根据资本、排场和营业情况,每月前往缴纳“孝敬费”。李士群单从大生赌台老板阿黑哥那里,每月就能得几千块。

现在,阿黑哥被抓了,要是咬出特工总部的这些内幕,岂不是件麻烦事?再说,如见死不救以后也会失掉大笔收入。李士群前思后想,决定直接插手这件事。

在伪上海市政府客厅里,汪精卫靠在沙发上,一面喝着龙井茶,一面在训斥许力求:“你这个主持中央机关报的代社长,太不负责任了!如果不是柏生讲情,我非得把你严办不可。现在你回家去闭门思过吧!”

许力求刚灰溜溜走掉,李士群过来了:“委座,大生赌台广告案是政治性大案,理应由特工总部来查处。”

汪精卫说:“警察局不是干得不错,追查出主谋了吗?”

“卢英在敷衍您。”李士群狡黠地说,“您真的相信一个大流氓会被苏北方面收买?”

汪精卫想了想说:“柏生和公博刚才被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请去,等他们回来,我就叫他们去警察局看一下,然后把这个案子移交给你们办理。不过,要尽快搞出结果来!”

自欺欺人作了结

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是一个杀人魔窟,绑进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。但当大生赌台老板阿黑哥被解到此时,却松了一口气,因为他料定李士群一定会设法开脱他。

这天夜晚,李士群果真亲自来牢房。阿黑哥一见他,连忙“扑通”一声跪下,哀告道:“李先生,我实在是冤枉啊!”

8.小白死了

至于小白是怎么找到辛伟哥的,我不知道。我想偷偷去问小船哥,他一定什么都知道。可转念一想,也不行,我是和秦川拉了钩的,说话不算数不好,他发现又要揍我一顿了。就在我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跟小船哥说的时候,小船哥自己就知道这事了。因为小白死了。

那天傍晚,辛原哥一直在房上招鸽子,平时他只要晃一会儿竹竿,鸽子就全回来了,可是那天他在房上站了很久很久,听他奶奶说,所有的鸽子都回来了,甚至带回了别人的,可就是没有小白。在我记忆中关于辛原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那天留下的,北京灰暗的夜色里,瘦弱的他望着天空不停地挥动着竹竿,有种悲怆的执着。慢慢的,他的眼神散了,整个人都不如竹竿上拴的那块红布鲜艳有活力。

找到小白是在第二天早上,是何叔叔去倒土时发现的,我们院的人都过去看了,秦茜和我还哭了。小白是被人故意打死的,翅膀被剪断了,丢在墨绿色的铁皮垃圾桶里,白色的羽毛上沾染了灰,脏兮兮的。辛原哥写给辛伟哥的纸条被抽了出来,用图钉钉在了它的身上。

辛原哥小心翼翼地把小白从垃圾桶里拣出来,仿佛它还活着,会歪着头看着我们,咕咕地叫。辛原哥将它捧在怀里,一言不发转身往回走,路过我和秦川时,他微微停了一下,我以为他会骂我们,因为只有我们知道小白的秘密,可是他没有,就那么默默地走了。

这事不是我们干的,我和秦川红了眼,疯了似的四处找凶手。秦川甚至和隔壁胡同的孩子打了一架,我还帮了忙,往那小孩的眼睛上扔了一把沙子。但还是没用,我们俩小屁孩没能找到一点凶手的影子,反倒因为打架的事分别挨了一顿揍。

那几天我才慢慢知道,辛原哥一直是被欺负的。他不像我,只被秦川一个人欺负。他被很多很多人欺负,有大人,有小孩,有同学,还有老师。虽然是辛伟哥犯了错,赎罪的却是他弟弟。我为辛原哥难受,也为小白难受,使劲大哭了一场。后来我和秦川一起叠了一只白色的纸鹤,悄悄放在原来小白的笼子里。可那纸鹤也没了,辛原哥把所有家伙

“我知道,像你这种五毒俱全的人,怎么会替苏北方面办事呢!”李士群鼻子抽了抽,“你怎么会牵连进这件事的呢?”

“唉,我手下搞总务的阿鑫,接到《中华日报》社的电话,说是广告要校字,他就去了一趟。后来,发生了这件事,他怕被牵连就逃走了。这下可苦了我,有口说不清哟!”

“好啦,我怎么会见死不救呢!我硬把你从警察局要来就是为了……”

几天后,汪伪特工总部突然宣布:“大生赌台广告案要犯已在吴淞码头被抓获。”接着就进行审问,李士群故意请伪上海警察局长卢英到场“协助审问”。

当轮到许力求指证时,他额上冒出了冷汗,因为他知道被审者并不是邹闻朝。昨天李士群曾特地把他叫去,吓唬他说:日本人不相信阿黑哥是主谋,如找不到“要犯”,就要拿他开刀,即使林柏生出面也救不了他,要想活命只有指证一个替死鬼。现在,他不得不装得一本正经说:“敝人原任《中华日报》代社长,故对报社上下人员均熟。堂前被审者确系……”

看到许力求按要求办,李士群松了口气,对“要犯”使了个眼色。这个“要犯”实际是李士群找来的一个小流氓,李曾保证他平安无事,并许诺事成后给一根金条。所以,他在审问中承认自己就是邹闻朝,对所有“犯罪事实”供认不讳,并证明大生赌台与此案无关。

很快,上海、南京的汉奸报纸相继登出了《大生赌台广告案已了结》的消息,其中说“要犯”已于日前“正法”。

这件使得巨奸丧魂落魄的“政治性大案”,就这样被李士群自欺欺人地了结了。那个冒充邹闻朝的小流氓并没有得到一根金条,最后被塞住嘴巴毙毙了。

而李士群在半年后,突然被日本人毒死,传说这与他在此案做手脚欺骗了日本主子也不无关系。

摘自《上海烟云》朱少伟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

沈寂口述历史

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



之间天上下雪了。顿时狗的叫声没有了。我转身朝山顶那头看去,看到有一个头上戴铜盆帽,身穿长衫的人在山顶上快步走着,那条狼狗就朝那个男人追了上去。我怕狼狗会跑回来发现我。我躲了一会儿,狼狗再也没回来。听到日本兵开了两枪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,我已听不到日本兵的声音了,才探出身子往山下看,听到有些老百姓又哭又骂。我想肯定是日本兵抢了他们东西走了。这时,交通员和张继澜找到我。我问他们看到山顶上有人吗?他们都说没看到,也没见下雪。

我们下山以后,就进村庄。老百姓告诉我们,鬼子抢了他们的粮食、鸡、鸭、猪等。他们痛骂鬼子,终有一天会遭天杀的。他们还烧了几只米粉团子给我们吃,是菜团子。我们吃后休息了一会,再出发。我觉得我参加新四军,对我的写作有着很大的作用,后来我写的作品,都是抗日内容,是以沦陷区老百姓受苦受难的题材为主。

到了丹阳延陵镇后,交通员完成任务就返回部队了。我们都非常感谢交通员一路上尽心照顾、保护我们。我们说了一些感激他的话,他笑着听着,然后挥了挥手就走了。我们在延陵镇小客栈住了一晚,第二天吃完早饭后,到丹阳买了票,下午就坐火车回上海。火车到昆山后,张继澜就下去了。从此,我与他就再未相见。张继澜一下车,就上来了一个日本兵,坐在我对面。他恶狠狠地看着我,问我要良民证。良民证上反正没照片,我这个时候又瘦又黑蛮像乡下人。他看了良民证后也就没说什么。但是我心里是紧张的。

一直到晚上,火车才到上海北站,我乘了电车回到家里。正好这天是我父亲的忌日。我母亲正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回家,此刻突然看见我站在她的面前,真是悲喜交集。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她对着我左看看右看看,看了好长时间,总是觉得和她想的有点不一样,她怀疑我不是去丹阳教书的,但又说不清楚。我二哥知道是怎么回事,但他帮我守住秘密,瞒住母亲。

回上海后,有一天二哥见我在家无所事事,很无聊,就劝我继续读书。可是当时正在放暑假,没地方读书。这样,我就在家闲着。

16.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部队

回到班里后,我和张继澜就脱下军装,换上农民穿的旧灰布长衫。领导还给了我一张良民证,没有照片,良民证上用一个化名。第二天早上,趁战友们集中学习的时候,我们在交通员护送下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部队,踏上了回上海的路。我们一口气走了十多里路,来到一个老百姓的家里。这是一间很大的房子。房主是个捉鱼的老头,但冬天不能捉鱼。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,还有一张床,被子很脏。晚上没地方睡,老头就把篾席拿出来铺在地上。盖的被子也没有,他就把渔网拿出来,给我们盖。我们的军大衣都已经都上交了。我们两人睡觉时,穿着单薄的长衫,冷得睡不着。后来,我和张同志抱团取暖,抱在一起睡,可是背脊又冷得不行。整整一夜没好好睡。好不容易捱到早上四五点钟左右,老头起床,烧粥给我们吃。我们和他聊天。他说,像你们这样的人怎么能来打仗?打仗是要吃苦的。我问他,你怎么就一个人?他说,家里人都被日本鬼子打死了,我现在连鱼都不能捉了。

到了早上六七点钟,我们喝了点薄粥,看到桌子上有一块饼,但我们不忍心吃,就饿着肚皮走了。当天,我们要赶到丹阳去。我们跟着交通员走山路,这要比走大路安全些。可是,就在我们爬上一座山,开始下山的时候,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队日本兵大摇大摆地走过来。我一下慌了。交通员却沉着地要我们两人分开往山上跑。我就拼命往山上跑,快要跑到山顶时,前面是一片竹林,我就飞快地钻进竹林,不料弄得竹林哗哗乱响。山下日本兵听到响声,就朝竹林开枪,而且还听到狼狗的狂吠声。我心想,竹林不能久留,马上就朝山顶的一块大石头跑去,那块石头呈“凹”字形,我就躲在“凹”进去的石缝里。没多久,就听到那只狼狗叫着追了上来。我想这下完了,它会闻着我味道追上来的。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,只听到狼狗叫声越来越远,快要发现我时,突然

什都送给了别人,他再也不养鸽子了。

没有了鸽子声的院子静悄悄的,小船哥早出晚归的脚步声却愈加清晰起来。我问过小船哥,他到底去了哪里,可他只是笑了笑,没回答我。晚上睡觉时我偷偷地想,没准小船哥是拥有神秘力量的战士,和秦川这种坏小子不一样,他可以变身,会用长剑,穿着金色铠甲,是能降服怪兽的圣斗士。他有要保护的公主,而那个公主没准就是我。做着这样的美梦,我真是睡觉都会笑出声来,院子里的大黄猫看不下去,总在我的屋顶上逮耗子,不把我吵醒不罢休。

那天放学,眼见小船哥拐向胡同另一头,我又在幻想自己是雅典娜了。正当我把小船哥代入处女座沙加的模样时,秦川用排队路队的路旗一棍子打到我头上,这是他的老招数,我转身就用“让”字路牌回击,他跳开一步,神秘兮兮地说:“我知道小船哥去哪儿了!你来看不来?”我顿住,连忙乖巧地使劲点头,如果我有尾巴,肯定会欢快地摇晃起来。

“一袋粘牙糖!两块金币巧克力!”秦川丝毫不被我的谄媚迷惑,马上开始提条件。“行!”我咬牙切齿地答应。我守着秦川,眼睁睁地看他吃完一袋粘牙糖,两块巧克力。他格外可恶,吃得慢条斯理,嬉笑着看我在一旁坐立不安,表演够了才小声在我耳边说:“小船哥去吴大小姐家了。”“不可能!”我尖叫,一把揪住他,“骗子!还我粘牙糖!还我巧克力!”秦川仰起头,“不信现在就去看!”“走就走!见不着小船哥,你等着瞧!”

说秦川骗人,是因为谁都知道,我们这儿的小孩是不可能去吴大小姐家的。按理说,我们都应该管吴大小姐叫奶奶,她年纪和将军爷爷差不多大,是位老太太。可是,我们胡同里的人多地里都叫她吴大小姐,几代人下来,就这么称呼惯了。吴大小姐家里很有来头,她爷爷是天津著名的盐商,当年家财万贯,在京津两地都赫赫有名。她爸爸是家里的老四,常年在北京打理家族生意,我们胡同里的这处宅子,就是他在北京的府邸。不过据说在天津他是有大房太太的,这里只是外宅。

